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

第一辑

潘 喆 孙方明 李鸿彬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

(一)

潘喆 李鸿彬 孙方明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

(一)

潘喆 李鸿彬 孙方明 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印张：16.5插页2

1984年11月第1版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351,000册数：1—6,000

统一书号：11011.119 定价：3.25元

编辑说明

- 一、本书编辑的目的，是供清入关前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参考之用。因此，收录一些比较全面，或是从某个侧面反映这个时期历史状况的重要史料。计划共编三辑，本书是第一辑，重点是满族源流和努尔哈赤的兴起。其余两辑主要内容侧重在皇太极时期，包括官书、文集、奏议、笔记等有关史料。
- 二、本辑是从明清两代及朝鲜有关资料中，辑录了清入关前的史料十三种。其中明人著作九种，清人著作三种，朝鲜人著作一种。这些著作有全录，也有选录。
- 三、编者对本书所收史料，进行了分段、标点和一些校对勘误的工作。凡有错漏字之处，皆用括号（ ）内的字更正。凡是字句不明，都在括号内加上问号（？），以示存疑。凡有残缺字无法填补的，皆用方形□表示。
- 四、编者对本书各篇著作的作者、年代、内容和版本，作了简单介绍，放在正文前面，供读者参考。
- 五、本书选录的材料，大都出自汉族统治阶级手笔，有许多诬蔑少数民族的用语，如称“奴”，“奴酋”等等，为保持原貌，未予改动。
- 六、编者对清入关前的史料涉猎的比较少，水平有限，所收资料

篇目的取舍、版本的选定，未必尽当，分段和标点也可能有错误，热切希望读者同志们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修正。

七、本书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潘赫、李鸿彬，历史系孙方明三同志参加编辑的。在编辑和搜集资料中，李鸿彬同志负担的工作较多。

目 录

- 一、抚安东夷记马文升(1)
- 二、万历武功录 (选录)瞿九思(7)
- 三、东夷考略菴上愚公(43)
- 四、辽夷略张 薰(89)
- 五、东夷奴儿哈赤考.....程开祜(103)
- 六、殊域周咨录 (选录)严从简(107)
- 七、剿奴议撮 (附建州考)于燕芳(119)
- 八、辽广实录傅 国(138)
- 九、全边略记 (选录)方孔炤(190)
- 十、建州私志海滨野史(260)
- 十一、后金撤明万历皇帝文(289)
- 十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297)
- 十三、燃藜室记述 (选录)〔朝鲜〕李肯翊(394)

抚安东夷记

马文升

编者按：《抚安东夷记》一卷，明马文升撰。马文升字负图，河南禹县人。他曾三次受命至辽东，整顿军务，安抚女真等少数民族。本书记载了明初经营东北地区的历史，设置重镇，建立卫所，任命女真等族的首领为卫所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职。并规定他们按时向朝廷进贡和进行贸易以及随时服从调遣。该书虽内容比较简单，但仍是研究明初东北少数民族与明政府关系的有用资料。

本篇根据谢国楨同志辑印《清初史料四种》本，参考一九五九年北京中国书店影印出版的明嘉靖间袁褫所辑刻的《金声玉振集》第十二集加以校订。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万方，以西北密迩胡戎，乃设陕西行都司于甘州，山西行都司于大同，万全都司于宣府，又于喜峰口外古惠州地设大宁都司，辽东辽阳设辽东都司，陕西宁夏即赵元昊所居地设宁夏左等五卫，而辽之广宁尤北虏要冲，复

设广宁等五卫，与各都司并宁夏咸号重镇焉。时则封肃王于甘州，庆王于宁夏，代王于大同，谷王于宣府，宁王于大宁，辽王于广宁，以藩屏王室，捍御胡虏，凡有不廷，即命诸王讨之，所以三十余年胡虏不敢南牧。迨我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始徙大宁都司于保定府，而其所属营州等一十余卫所亦省入顺天、永平二府地方。时谷府未之国，即改湖广之长沙，迁宁府于江西之南昌，迁辽府于湖广之荆州。乃以大宁之地，自古北口至山海关立朵颜卫，自广宁前屯卫至广宁迤东白云山立大宁卫，自白云山迤东至开原立福余卫，处虏之附近者。既又以开原东北至松花江海西一带，今之野人女真，分为二百七十余卫所，皆锡印置官，官虽多寡不一，皆选其酋长及族目授以指挥、千百户，间亦以野人之向正者为都指挥、都督统之，为我藩屏。而松花江东北一月之程，所谓黑龙江之地，则又立奴儿干都司，时遣使往招诸夷，有愿降中国者，于开原设安乐州、辽阳设自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猎，岁给俸如其官。当时各卫夷人每入贡，赉赐殊厚，以故凡迤北征讨皆听调遣，无敢违越。永乐末，招降之举渐弛，而建州女直先处开原者，叛入毛怜，自相攻杀。宣德间，朝廷复遣使招降之，辽东守臣遂请以建州老营地俾居之。老营者朝廷岁取人参、松子地也，名为东建州，初止一卫、后复增置左右二卫，而夷人不过数千。然亦岁遣使各百人入贡以为常。其地则辽东自山海关直抵开原，道路如一之字，南濒大海，三面皆夷虏，至为难守，其性则建州女直诡诈过于海西，海西过于朵颜等三卫。盖海西、建州马步能战，而朵颜三卫止长于骑射故也。自北虏也先猖獗，三种之胡遂皆归之。正统十四年，也先犯京师，脱脱卜花王犯辽

东，阿乐出犯陕西，各边俱失利，而辽东被杀虏尤甚，以故朵颜三卫并海西、建州夷人处处蜂起，辽东为之弗靖者数年。至景泰后始克宁谧。而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于也先之乱，朝廷所赐玺书尽为也先所取。其子孙以无授官玺书可征不复承袭，虽岁遣使入贡，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不得乘传置，锡宴不得预上席，赏赉视昔又薄，皆忿怨思乱，辽东人咸知之，而时未有以处之也。积至成化二年，建州都督董山等枭雄桀黠，乘是以动，海西之夷拥众入寇，守臣以闻。朝廷命太监黄顺、总兵官武靖、伯赵辅、左都御史李秉往讨之，辅等既降董山，则遽赴京师，而山仍桀骜。比行至广宁，辅等以为山若复归，貽患必大，奏朝廷遂诛山，而安置其党于两广、福建，且复进攻之。时虽克捷，而所失亦不少矣，然边境亦赖以宁。至成化中元之遣孽满都鲁僭称可汗，虏酋乱加斯兰为太师，节犯宣府，声势甚大，警报殊急，予乃以兵部右侍郎奉命整饬辽东边备以防胡，时成化十二年八月也。九月即抵辽东，遍历险要，缮城堡、利甲兵、练军士、选精壮，凡所以防虏计者罔不殚心力。虏人觇知我有备，遂不复发。迺山东左布政陈公钱以右副都御史来巡抚辽东，后予而至，凡备御、都指挥等官，辄逮于理，既当法则止罚马罚草，而复俾莅戎政，由是马之价皆削剥军士不复顾忌。予既防胡归京师，则以十五事上陈，而禁巡抚官罚马于军职者亦与焉，陈遂以为隙。先是海西兀者前卫都指挥散赤哈上番书言开原验收夷人管指挥者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文辽东守臣勘之，管指挥者惧，乃因本卫都督产察，系散赤哈姪入贡归，贿求产察言管实无所受。散赤哈闻之深怨产察，声言聚众犯边。边将以情报守臣，守臣乃译番书

招散赤哈来广宁面折，散赤哈遂率所部十数余人欲由抚顺关进赴广宁，时参将周俊等守开原，恐散赤哈至则真情毕露，乃遣使驰报广宁守臣谗云：“海西人素不由抚顺关进，恐熟知此道，启他日患”。守臣不虞其诈也，即召其使速阻之。时散赤哈已入关，闻之大怒，折箭誓恨复归至抚顺所。备御都指挥罗雄知事不协，具酒食慰遣出关。时建州三卫女直亦欲报诛董山之怨，而全籍海西之势，缘此遂留散赤哈于建，共来犯边，势渐昌炽。向使不阻散赤哈以启之，边患为之息矣。守臣以闻，乃招土兵大征建州，而出榜示众，徒张虚声，实皆顾恋私家，不趁辽阳。三卫遂得纠合海西人数千余，十四年正月乘虚入境，大掠凤集诸堡。报至广宁，陈惧始复辽阳，而寇出已久矣。独近边土著虏人也僧格等十八人家，皆有使入贡未还，恐误罹兵祸及拘留其使，乃走抚顺所报诉云：犯边者皆海西人。陈与分守辽阳副总兵韩斌意在扑剿夷人以掩罪，遂皆拘系沈阳卫，乃乘夜率诸军袭各寨屠之，讫无所掠，人畜精壮者间亦脱去。暨回遂捶死也僧格于狱，乃以捣巢之捷闻。时太监汪直者势焰方炽，惑于通事王英，谓往抚可邀大功。上命司礼监出驾帖。太监怀公恩以直年少喜功，于本年三月初四日同太监覃昌等七人至内阁传宣兵部尚书余公子俊、侍郎张公鹏暨予比至，金言彼既有使入贡却又屠其家，今若之何可以弥衅，或言宜以大官酬之，予曰：“官不足以释其忿，且宋以李继迁为京官，遂致西夏之患”。怀公曰：“然则遣大臣同大通事往抚之”。众皆曰：“诺”。寻宣至内府，怀公传旨：“建州夷人被大军征剿，恐怀疑惧，着兵部侍郎马文升、通事詹升前去抚安”。已而王英即谒予于私居，喻汪意欲请与俱，予遂谢绝之。

既行汪深以为恨，众皆为予惧，予以事关朝廷，亦无所恤，乃疾驰追及入贡夷使重阳等于中途。四月初五日抵抚顺所先纵重阳左右一二人归谕其众，使知其朝廷意旨，遂有十余人来见，即谕以前意遣归。寻召各卫酋长听宣玺书，由是纍纍皆至，而被屠之家数百人，悉诉其方遣使入贡，无犯边状，而冒当杀戮，又果无劫掠人畜可证，今虽仰荷朝廷招来，实难于度日。予遂承诏各牛布给慰之，且令其酋长赴京。适微闻海西虽来听抚，犹思寇掠。始归，乃于东宁卫访尝为建州经历、识字熟女直赵安，以招降为名，阴探于渠魁卜刺答所果有海西兵与否。不数日，赵安归云：有，且贼数千而马悉羸壮。时分守开原太监韦朗亦遣人来言海西贼俱动，若来迟恐势不可抚。予遂以建州事闻于朝，且言夷人虽暂听抚，观其言貌词气，尚怀反侧，难保遽安。仍移文总兵官欧信、副总兵韩斌、参将崔胜各率所部，及调开原参将周俊带领开原、铁岭精兵三千，各分伏凤集堡一带。贼以为无备矣，比予至开原甫三日，果数路入寇，诸军以逸待劳，遂斩首二百余级，生获数十人及贼马器仗无算，而所斩者率多海西人马，参将崔胜、周俊驰报陈，陈为功。予因其并前所论反侧情状及申虏人背逆天道，既听招安，旋复入寇以自取灭亡之祸，请移辽东兵剿之，或既夺其心而姑与更新招抚，遣通事指挥李璟闻诸上。事下兵部，以为虏人既抚安垂成，只仍招抚以安地方，朝廷从之。海西人闻之且感且惧。都督产察等尽归降。乃一体谕之，遣其酋入京。而辽东守臣奏报十数日方至，以故赏皆不行，陈以是隙益甚。夷既降，予虑其犹踵舍人之怨，则检其先授官子孙之失袭者，皆令来见译审实，请兵部于内阁验授官玺书依底籍明白，再遣东守臣勘实，令袭

官者复十数人，夷愈感激。汪以夷既招安，曷又入寇，复主王英言：请带头目百余人，给令牌令旗往夷闻其声势，久无一人复出者。汪至开原，更有予原所招出兀者前等卫野人女直堵里吉等三百余人，而予时在抚顺，汪不与之接，皆怒欲归寨，参将周俊恐败事，乃谓汪曰：不可不清马钦差来议，汪乃遣人至抚顺所邀予，予亦驰至开原与汪会。汪曰：“若之何”。予曰：“太监既至，此夷即太监招出者也，何问彼此”。汪揣知事不易，遂听予言，俱犒之，既又以誊黄玺书付各寨招安，同以事闻。已而汪意犹欲再招出示见示已功，予曰：“太监此来既有令牌令旗，彼惧决无敢出者，太监第回京，可保无虞也”。汪亦欣然与予俱归辽阳，复会闻于上。予至京师，上赐羊酒宝钞，汪亦释然矣。既而兵部以失机召信、斌入京，久未讯，汪皆以许复旧任。适汪有事河南，兵部以信等逮讯于都察院，汪回怒甚。又有李谦者上疏救斌，汪遂请同定西侯蒋琬、刑部尚书林聪往勘。比回信等狱皆解。有谮予者，汪遂密奏予下锦衣狱，谪戍四川。成化癸卯，乃蒙恩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抚辽东。顾军士虽喜，而将臣甚疑惧，予率公以处之，迄今边境晏然，而东人之心亦安矣。嗟乎，国计私忿不两立也，予以区区为国之心，虽一时艰危何恤，然而事久天定，不惟少裨于边防国事，抑且不愧不作神明，有不扶持者哉，然则为人臣者亦可监矣。

万历武功录(选录)

瞿九思

编者按：《万历武功录》十四卷，明瞿九思撰。瞿九思字睿夫，明湖广黄梅人。此书作者在北京居住多年，根据当时邸报和档案等原始资料，又从故家及书肆，搜集有关文书，并访问曾经在四方游宦的知友，写成这部书。是书成于万历四十年，全书分十四卷，共一百七十六篇，按地区编次。这里所选八篇系专门记述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各部的情况，及其与兀良哈蒙古各部的关系，以及与明王朝的关系。这部分对研究清朝开国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篇选自《万历武功录》卷之十一，根据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东 三 边

王 台 列 传

王台，故王忠姪，海西都督也。永乐初，挹娄夷种来归降，为建塔山、塔鲁诸卫，幸赐都督阿固郎名姓曰李献诚，于是都督皆以李为姓矣。乃延引至王台，海西益繁衍，尽服从台，共推戴台以为君长，以故台得居静安堡外边，颇有室屋耕田之业，绝不与匈奴逐水草相类。当是时，建州有王杲之首、鹅头之首、忙于胜之首、兀堂之首、李奴才之首，毛怜有李碗刀之首，与退加奴、仰加奴，并皆号为桀黠。台召致戏下，于是控弦之夷凡万余人，往往散居哈塔台柱、野黑、土木河、厦底锅儿间。久之，台遂买二奴妹温姐为妾，二奴乃与杲寔骄，数盗边。先是抚顺备御使贾汝翼抑损抚赏麩酒及稷米，甚至榜掠酋长，皆有状。杲益鞅鞅，谋入边，欲捕杀吏卒，冀湔雪夙昔之愤。乃自度甲马不足，请于台。台谢曰：“幸得为保塞吏，正颇忠贞，有如一日。以马甲佐若等，即若等借我稍愉快，我何面目复见汉太师马法乎，若且休矣”。太师马法，夷尊称汉边吏也。杲言：“吾不得志于汉东也，以备御故，我何能须臾忘此人哉”。于是退而入略，略古路人蒋四、曹金文等大率二百五十余人，及畜产甚多。是时王之弼备开原兵，急使裨将孟堂驰台。令台示杲，亟还我所卤略，毋侵害边境。于是台直走建州寨，得徐成等七十二人，马一骑，而杲亦

以阎三等一百六十六人，马七骑还报塞。台为人恭谨，惟恐杲慄桀，至背逆汉。先是上幸从廷臣议，先抚后剿。因逮问贾汝翼，罚参议使李鹗，金事使王之弼俸凡三月。天威既凛如也，将军乃下令，许杲得出鹵略除罪。因复市赏。台即将一千骑诣抚顺关。已，杲亦以三千骑阻山而垒平，时壬申九月二十八日也。旦日，备御使裴承祖，指挥使丁倣、戴良栋、闾大关正告杲。杲乃延见汉使，请死罪：“吾入寨，实以备御故。今备御既请论如法，累酋何敢复奸将军旗鼓乎。”汉使遂趋杲前，杲皇恐，恐有状，犹豫者久之，相与椎牛以盟。于是自迤南以至马根单堡，悉以属杲。自今杲毋汉略畜产，而汉亦毋受杲逃亡夷。有如先背约，受天不祥。盟誓既定，夫然后并驰关市下，通关市如故约。而给谏朱文科，独以为大损国体，殊不可。明年，上改元矣。前是王台入贡，多盗北虏马。已，委正幸与暹婚媾，自是弗复再盗也。久之，土蛮酋长小黄台吉闻台谊至高，以为吾而得与台结连，必所言见从。于是引五万骑诣养加奴：“吾来以吾有犬子未受室，若幸为若都督女子地。若许我，我即与若连兵入汉塞。即不许我，我即以数万骑驰驱蹂败若穹庐也”。乃引兵围海西新寨。台自度祸且迫不可已，幸许诺。于是选奉台马牛羊、甲冑、貂豹裘裘。台赠土蛮及二奴者亦如之。小黄台吉因谢曰：“不腆之仪，岂谓丈人无有，亦婚礼始事耳”。是日即筑坛刑白马，徽灵于皇天上帝曰：“两家儿女子事，今兹一言决矣”。居顷之，小黄台吉杲帅台犯当路塞。台曰：“何至是，若今与阿台既有成盟。则开原自今不得易折伤一草木也”。小黄台吉遂还归。自是之后，御史郭思极及给谏蔡汝贤皆后先上书，大略忧深在异时，以为台素称兵

强，与土蛮累世不相能，今一旦屈首听命于土蛮，此或土蛮深相结于台，台又或阴通土蛮，以出我所不意，如速把亥仓卒犯长勇故事，此皆不可知。久之，杲复入核桃山台，略苍头军。已，佐来力红，杀备御使裴承祖及裨将刘承奕，虏军士二百余人，语在杲传，于是大司马谭纶请咨制置使张学颜，令台逮捕杲及来力红。亡何，制置使大发边吏车骑六万往击杲，破之，杀略人畜几尽。杲亡抵于高冈。于是海西人加提哈亥，建州人张三桃义，欲入市朝贡，恐一旦伏汉法至不赦，畏甚，乃告急于台。台因使两人欺塞，深言：“王台亟欲谒太师马法，有所请。乃以王杲发难，恐太师不察，猥以为台或与谋，令监门弗内，即内而所请或即弗从，以故常怀愆负，行未至中道辄反踵走。今吾两人先入谒，台将至矣”。是时游击丁傲视抚御事，即好谓两人曰：“必得王杲，而后市事可图也”。顷台乃帅建州人大疼克、三章、忙子、李罗、卜花、色失、木同哈、那米纳等叩关，悲号于将军股掌之上甚哀，大略与两人语同。制置使乃请开大疼克等市，诏可之。始隆庆末，把其三、佟锁罗可赤借台兵，台常执而僇之，制置使度台必有以报汉。台竟献杲所卤苍头军八十四人，真夷兀黑一人，以兀黑常杀汉官也。已，执杲，缚与传长安。上有诏，诏王台缚送首恶，忠顺可嘉，令加勋爵。转迁二子都督金事，它赐金二十两，大红狮纒丝衣一袭。已，大司马谭纶以右柱国请。诏授龙虎将军，视西虏，时乙亥秩也。而台春秋于是乎高矣。台与图，东尽灰扒、兀刺，南尽汤河、建州，北尽仰逞二奴，延袤几千余里。速把亥颇有羨心，行卤略。先是仰逞二奴父孔革为所杀僇，夺季勒诸寨，二奴乃欺台老，数数有启疆之志，台卒忧愤而死。

台生五男，长虎儿罕赤、次三马兔、次煖太、次纲实、次猛骨孛罗，至康古六则台外子也。是后罕常与白兔赤相仇杀，于是仰加奴等一十三寨，把吉把太等五寨犹属罕。它一切灰扒、兀刺等江，皆为建州诸夷所夺，王氏始眷眷多事矣。初二奴敕书七百道亦属台，自台死，二奴索罕甚急。罕曰：“吾父与二奴故卒用忧愤死，今奈何尚称于后而云图书乎”。罕竟以死守之，益哭泣思念父，因称引嘉靖中肥河都督打吉六、弗思都督勒忒你，幸赐祭，乃日夜请于制置使吴兑，台御史周詠所，然以籍毁弗可考，于是给与办祭彩纛四表里，以修弔命者。由此观之，非独台忠，罕亦克孝也。

赞 曰

世传海西为金辽遗种，岂其然乎。以余而观，开原天所以限北虏也。方王台时，北虏最屈强，卒不敢越海西饮马于辽沈东南，岂非台能扼其左臂哉，及观台儻把其三，献王杲，则又未尝不壮其忠烈。余故特志之，以示塞外诸蛮夷也。

虎儿罕赤 猛骨孛罗 康古六 歹商 温姐列传

虎儿罕赤、王台长男也。台既物，罕赤常与康古六争父所遗生产，囊中装曰：“若阿翁奸生儿也，岂以若今欲与我颜行而处乎，若不善避我，我杀若。”由此康古六亡抵于暹加奴，暹加奴幸以其女室之。亡何，虎儿罕赤不天即世，康古六还归，得其父妾温姐。于是海西之业分给猛骨孛罗、歹商鼎立而为三，命之曰海西酋。先是建州酋阿台，以台常缚我父伏汉法，今奈何子姓犹